

编者按 日前,王蒙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署名文章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,立足新时代,辨析编者与作者、郑重与轻松、媒体与舆论三个命题,探讨副刊的人文价值与舆论担当。为深化这场关于副刊品格的讨论,本版特别邀请文坛名家、资深媒体人撰文。众家各抒己见,切磋商心,共探副刊如何涵养文气、扎根时代,写出有深度、有温度的篇章。

副刊是报纸的地气和底气

肖复兴

历史的宣传和解读,而有了与读者相连的鲜活的地气和实在的底气。

因此,报纸副刊不是报纸的后花园,只是一些闲花野草的捡拾;不是茶座或咖啡屋,只是茶余饭后的点缀;更不是文人一己的沙龙,只是无关痛痒的呻吟牢骚,或自以为是的独唱,大而无当的抒情。如今,因经济利益等原因,有的报纸将副刊砍掉,或缩小版面,不免因小失大。办得好的报纸,没有一家不是副刊办得也出色的,读者对报纸的赞誉也随之高涨。以为副刊对于报纸可有可无,是缺乏透视历史眼光和把握现实能力的表现。

我喜欢报纸副刊。我最初的写作,便是投稿给报纸副刊的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在北大荒一个猪号喂猪,工余写稿,投给当地的《合江日报》和《兵团战士报》。记得当时《兵团战士报》的副刊叫作“北国风光”。报纸副刊,对于我一直有着亲切亲近的感情。我愿意给报纸副刊写稿,退休之后,我大部分的稿子,都是投给报纸副刊的。

私下里,我揣摩并比较过这些报纸副刊的特色各异和长短不同,也有着对报纸副刊的憧憬、期待和描画。

如果还是从前面说的“短平快”说起,我心目中的报纸副刊,其短,并不只千篇一律的短,唯短是举,将副刊办成笔

管条直一般齐整,成为一堆短小杂陈的拼盘;而应该长短不拘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上世纪70年代末的报纸副刊,有的长文章不吝篇幅,可占据一个整版,如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当年便占了光明日报不止一个整版。如此,可以发挥报纸副刊比文学刊物的更大作用。

其“平”,自然还是指的文风平易,与读者平等的姿态,为此才能够灯火家常,烟火日常,接地气,冒热气,有生气。但是,这里的“平”,不是指一团和气的“平”,一锅糊涂没有豆的“平”,而应该有批评。这种批评,不仅指刊发文章要有针砭现实的批评,更要有读者对刊发文章的批评(当然也应该有表扬)。过去报纸副刊有读者信箱之类的栏目,转发读者的反馈。如今,这样的栏目少了。其实,看如今报纸公众号下有读者跟贴,议论纷纷,很有意思,应该有意让那里读者的议论,有选择地移植到副刊上面。没有读者的参与,只是作者与编者的二重唱,副刊很难真正接地气,冒热气,有生气。

其“快”,依然是报纸副刊的一大优势。因此,稿件不宜压得时间过久,稿件见报,如新鲜面包出炉,读者、作者和编者三者新鲜感和成就感兼而有之;出版周期不宜过长。不过,这样的快,不是主要的,如果说快,再快也赶不上网络平台。因

此,发挥报纸公众号的作用,是如今报纸副刊要下的功夫。这样不仅加快与读者见面的速度,同时拓展与读者沟通的渠道,扩大读者的阅读流量。此外,所谓快,还应该指通过副刊,让读者认识喜欢的作者、读到作者的更多作品。过去报纸常设专栏,鲁迅便在报纸上有自己的专栏,他很多文章都是在专栏上发表的;邓拓等人的“三家村专栏”,当年影响也颇大。报纸副刊应有自己的专栏,有自己的专栏作家。如此,可以进一步发挥报纸副刊的影响力,突出自己的特色。

给报纸副刊写稿子,是如今我最大的乐趣。我给很多报纸副刊写过稿。给《辽宁日报》北方副刊写稿,也有20余年,前后和三位编辑打过交道,她们对我都青睐鼓励有加,让我有了写作的信心。在我的印象中,“北方副刊”风格大气,稿件内容多有东北地域特色,版面设计也有东北辽阔之风。和其他报纸副刊不同,它的配图不是找现成的美术作品,而是坚持手绘,与配发的文章内容相融,使得整版气韵贯通。这是不容易的。我希望在“短平快”的基础上,“北方副刊”做得更好,在这里可尽读东北特色,一览北国风光。

办副刊需要这样一群“笨人”

庞 涛

前不久,王蒙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发表文章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,我反复读了几遍。他说副刊要有“气”,有“韵”,要“生动”。作为一个在融媒体时代几乎要放弃纸质阅读的人,这番话像根针,扎中了我麻木的阅读神经。

我已很久没有认真读过一份纸质报纸了。从前不是这样。青少年时代,每到周末,父亲从单位带回一沓报纸,我总是先抽副刊,趴在窗前,闻着油墨味,一字一字地读。那些散文、随笔、小小说,让我窥见人间悲欢离合。那时候,副刊是一张报纸最柔软的部分,是硬邦邦新闻纸里冒出来的一朵花。

后来我长大了,报纸变薄了,副刊变少了,手机变厚了。信息像洪水,泥沙俱下,我们被冲得东倒西歪。打开手机,满屏的“刚刚”“震惊”“重磅”,读完却什么也没留下。一位老编辑曾说:“要闻版拉人,副刊留人。”这话现在很少有人提了。因为“留人”这个动作本身,已经变得奢侈。

可就在2024年年底,营口日报专刊部干了一件“笨事”。他们面向营口全社会招募通讯员,不限年龄,不分职业,只要热爱文字就行。专刊部主任隋春波,一个干了30多年编辑工作的老报人,亲自给通讯员上课,从新闻六要素讲起,一年大约讲六节课。他不讲玄乎的理论,只讲怎么找角度、怎么挖细节、怎么把事儿说明白。用通讯员的话说,全是“干货”,拿起来就能用。

这事儿不大,甚至有点“土”。在人人都在谈算法、谈流量、谈AI生成内容的时代,还有人在手把手教人写消息、写通讯,简直像在高铁时代赶着马车进城。但就是这辆“马车”,让我动了心。

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,见过自媒体行业的浮华与狼狽。探店最火的时候,有同行一天赶七八家饭店,从早上吃到后半夜,中间催吐,洗把脸继续上桌,只为镜头前那一口“好吃到跺脚”的“真诚”。流量像鞭子,抽得人停不下来。我累了,想沉下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。什么是喜欢的事?就是不给钱也愿意干的事。对报纸副刊的喜欢,就属于这种。

于是,2026年,我成了营口日报的一名通讯员。

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。没有聘书,没有工资,稿费少得不好意思提。但每每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,那种感觉是压不住的兴奋与兴奋,像小时候考了满分,拿回家给父母看,等一句夸奖。我写的都是些小散文,回忆性的;或者小评论,针砭时弊。写童年,写身边人,写看到的事。这些东西放在网上,点击量不会超过3位数。但在副刊上,它们叫“社会”,叫“生活”,叫“读书”。

隋老师鼓励我往辽宁日报“直言”栏目投稿,我试着写,到目前为止发表了3篇,其中有一篇被人民日报“四海听音”栏目摘编。说这些,是想说明一个道理:好编辑的手能点石成金。他不需要给你流量,他只需要告诉你——这个细节不对,重新去挖;这个开头太绕,砍掉;这个故事有意思,写下去。就这几句话,比任何写作课都管用。王蒙说的“气韵生动”,我琢磨了很久。气是生命气息,韵是神采韵味,生动是蓬勃的活力。放到副刊上,就是别端着,别装,而是说真话,说有意思的话。

要做到这一点,副刊就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自留地。它得打开门,让卖菜的、修车的、送外卖的、教书的、退休的,都进来。他们带来的,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。鲛鱼圈那个冰上救人的事儿,通讯员刘备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,写出来的报道鲜活、扎实。为什么?因为她就在现场,她认识那些人,她知道冰窟窿有多冷。

几十个来自各行各业的通讯员,就是几十个“气韵生动”的入口。他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,像毛细血管,把最基层的血液泵回报社。这不是什么宏大叙事,而是一张地方报纸在融媒体时代最朴素的生存策略:把根扎得深一点,再深一点,深到别人深不下去的地方,就能留住别人留不住的人。

快生活需要慢阅读。这话听起来矫情,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。当所有人都在奔跑的时候,你得允许有人蹲下来,看看蚂蚁搬家,听听蝉的鸣叫。报纸副刊,就是那个蹲下来的人。

王蒙92岁了,还在写,隋春波快退休了,还在教。这些人,看起来多少有点“笨”,但副刊这事儿,可能就得靠一群“笨人”来干。聪明人去做短视频了,去直播带货了;笨人留下来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一个字一个字地编。

因为总得有人,替那些不追风口的人,留一页纸。

耕耘好副刊这块精神文化园地

——浅谈王蒙文中的三组辩证关系

子 禾

1986年5月,我调入建昌县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,开始采写新闻稿件,先后有稿件被《辽宁日报》采用。后来,工作岗位几经变动,却始终笔耕不辍。

2001年,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,《辽宁日报》副刊开设专栏。我撰写的《梦回盟盟》被刊用,还获了奖,这也是我投给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的第一篇稿件。2003年8月,我从建昌县政府转任葫芦岛市直部门工作两年,其间,我创作的散文在各级报刊及网站发表,其中《美丽的玉米》《燕子归来是春天》《文庙的古树》等先后在《辽宁日报》副刊发表。后因工作繁忙,写散文的笔停了下来。直到2024年,旧笔重拾,又有散文在各级报刊发表,其中《清明有雨》《梨花飞雪满春山》《北方的树》等多篇在《辽宁日报》副刊发表。

是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给我铺就了通往文学殿堂的路,在其上发表的多篇散文被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等刊物转载,《老叔的铁匠铺》被收入《中国最美散文年度选本》,《过年,在回家的路上》和《母亲的饺子年的年》分别被辽报评为读者最喜爱的2025年度美文和2026年半年度美文。我本人也于201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近日,拜读王蒙先生的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,回顾20多年来我与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的不解之缘,品味报社编辑的悉心指导,以及由此建立起的真挚友谊,总有感动在心间。投稿给副刊,自然绕不开王蒙先生谈到的三组辩证关系。

首先,编辑与作者的关系。多年来给《辽宁日报》副刊投稿的经历使我认识到,编辑和作者是“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”,也可以说是“亦师亦友”的关系,平等、协作、互助、彼此成就。副刊需要好稿,作者希望作品得到发表,编辑和作者谁也不愿不开编。但问题来了,编辑的选题意图和整体策划,与作者的个体风格及喜欢写的东西有时不一致,这时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工作实践需要妥

善把握。一是协作引导。编辑要在坚持版面质量的同时,尊重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个性表达,及时沟通引导作者围绕副刊不同时间节点的主题去创作,作者也要主动研究副刊版面,有针对性地写稿子。二是培养帮助。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报纸副刊的帮助。特别是对年轻作者,一句鼓励的话就可能成为其创作的动力。当年,我写《美丽的玉米》,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编辑许维萍打电话给我,让我删掉结尾一段话。一开始我有些不舍,删掉发表后发现稿子更加精练,给读者留有余味。

其次,郑重与轻松的关系。王蒙先生说:“副刊和社论、报道不一样,读着应该轻松一些。但轻松里有郑重。”我理解,这就要小中见大,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就是要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。主题是郑重的,找准小切口,表达的手段方法可以是轻松的。副刊气韵生动,作品首先要气韵生动。受成长环境影响,我写给报纸副刊的稿件,题材大多是回忆辽西乡村生活,在淡淡的乡愁中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,在写作手法上也力求“轻松”。如在《老叔的铁匠铺》中写道,“我是在初夏的一个雨后的黄昏里想起我的老叔和他的铁匠铺的。多年前,一个初夏的上午,正在劳作的老叔突然倒在他的炉前,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。当我匆匆赶到老家时,远远看见挂在树枝上的白幡和腰系白布走动的人群,心里一酸——老叔真的走了,走在这个杨柳翠绿的初夏。”

再次,媒体与舆论的关系。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”报纸副刊这块精神文化园地,作为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,要坚持健康向上的正能量,发挥引导作用,讴歌伟大的时代。作者要深入生活,脚上沾满泥土,笔下凝聚力量。靠质量说话,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,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,为广大读者提供精神食粮。副刊体裁的多样性,作者创作风格的多样性,总有一些作品属于具体的读者,产生共鸣,实现副刊的价值。

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王蒙先生关于如何办好报纸副刊的文章,他提出,副刊要有“气韵”这样一个挺响亮的目标。他说:“我们的报纸副刊气韵生动起来,怎么能不充满生活的美好与力量呢?”

我自踏上文学之路始,一直与报纸副刊有着扎实、密切的联系。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,标题就是《报纸副刊是作家的摇篮》。在这里我必须先说,我今生最早发表的作品,正是刊发在《辽宁日报》副刊上。那是1958年8月17日,《辽宁日报》副刊发表了署名为“少先队员胡世宗”的24行抒情诗《给阿拉伯小朋友》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正是那一天报纸发出告示,由本期副刊开始,原来的副刊“春秋笔”更名为“鸭绿江”,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段文学往事。20年后,我才得知,给我这个爱好写作的毛孩子的一篇自然投稿刊发在报纸上的,是著名诗人邵燕祥的妹妹、当时的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编辑邵焱。她告诉我,是当时诗与评论的编辑彭定安选发了我这首诗。我把这一天作为了我的“文学生日”。

“鸭绿江”副刊办了很多年,中间曾有一段时间更名为“辽河”。新世纪到来,辽报副刊正式更名为“北方”。

北方,北方,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名字啊!我曾无数次给她投稿,也无数次应接她的编辑对我的邀约。北方,北方,真的是“气韵生动”、一个仿佛字里行间都燃烧着小火苗儿的文学平台啊!

1965年,我还在连队当战士,我把火热的连队生活写成组诗《战士的诗》投稿给《辽宁日报》,刊发在1965年1月6日的副刊头条,是当时的副刊编辑吕秀珍编发了我的组诗。辽报把自己的游子远在营营的信息,用一首首小诗报告给了家乡的父老。

1977年1月,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,曾在原沈阳军区歌舞团工作过的著名舞蹈编导王曼力,当时在辽宁日报任副刊编辑。她知道我写了追悼总理的组诗,便约我写一首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的诗。于是,我赶写了诗歌《试看今日江河大地》,被编发在头条,标题处理十分醒目。这首诗应和了当时人民群众追念总理的波涛汹涌的深厚情感。

多年前,一位《辽宁日报》副刊编辑曾多次到我家来约稿,听说